

军营纪事

那年盛夏，西藏岗巴边防一线的山峰依然银装素裹，一派寒冬景象。大巴车载着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分队队员，爬行在山路上，执着地驶向高处、驶向云端。

“查果拉快到了，大家打起精神，一定要以饱满的热情演好这一场，不负哨所官兵期待。”带队的张团长提醒道。

演出队员们透过车窗仰望，不远处果然有一座高耸入云的山峰，山顶上有少量积雪，哨所的营房在云雾中若隐若现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高高飘扬。

“查果拉哨所，我们来啦！”不知是谁喊了一句，车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大家兴奋地凝视着查果拉主峰，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上去。

查果拉哨所，海拔5300多米，素有“云中哨所”之称。这里四季如冬，空气中的含氧量不到内地一半。此次边防巡演，文工团将这里作为目的地之一。

上哨所之前，张团长作了一次特别动员：“查果拉高寒缺氧，是生命禁区，连鸟都飞不过去。到哨所演出，任务很艰巨，对大家来说是一次严峻考验。这次演出，由我带一个演出分队上去，年龄偏大、体质偏弱的同志可留下。”

“我要去！”“我也要去！”张团长话音刚落，演出队员齐刷刷地举手，申请加入演出分队。尤其是舞蹈队的姑娘们，个个摩拳擦掌，坚决要求参加演出，到“离天最近的地方”，为哨所官兵献上优美的舞蹈。

见此情形，张团长左右为难，经与各专业队队长再三商议，最终挑选了25名年轻演员执行这次演出任务。

大巴车冒着浓浓的黑烟艰难前行，车身左摇右晃，每前进一步都显得很吃力。眼看查果拉主峰近在眼前，却迟迟不能抵达，大家心急如焚。好不容易行至查果拉主峰脚下，一块雪墙挡住了去路，大巴车再也无法前行。怎么办？张团长当机立断：全队徒步上查果拉。

一声令下，队员们纷纷下车，背着演出服和道具，手拉着手，沿着陡峭的山坡往上攀登。一路上，他们能听到呼呼哧哧的喘息声，感觉心脏快跳出嗓子眼。经过半个多小时攀爬，队员们终于登上查果拉。站在山峰上，远看四周雪山连绵，俯瞰脚下白云缠绕，大家纷纷用手亮出一个“V”字。

演出分队来演出，对查果拉哨所官兵来说无疑是大喜讯。早已等候在哨所门前的官兵整齐列队，以最热情的方式欢迎演出分队的到来。

演出分队的队员满怀敬意，与哨所官兵一一握手，送上亲切问候。看到哨所官兵个个脸膛黝黑、皮肤干裂、嘴唇发紫，结痂的手指关节凸起一个个硬包，队员们内心深受震撼。这份感动瞬间化为决心：一定要以最好的状态，为这群艰苦

云端舞蹈

■刘励华

戍边的战友演好这一台节目。

一到哨所，队员们顾不上休息，立即展开演出准备工作。寒风中，哨所官兵身着大衣，席地而坐，等待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。

演出在动人的歌声中拉开序幕。演出分队的队员铆足劲儿，尽情表演自己的拿手节目。独唱、表演唱、相声、口技、器乐独奏，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。尽管不少队员因缺氧气短，脸和脖子憋得通红，但没有一个人掉链子，哨所官兵不时报以热烈掌声和叫好声。

演出进入尾声，一片乌云从远处飘过来，笼罩在查果拉上空。霎时，查果拉寒风瑟瑟，雾气氤氲，雨夹着雪粒噼里啪啦打在地上。天气骤变，演出是否继续？张团长用坚定的眼神示意：演出照常进行。

接下来，是整台节目的压轴戏《洗衣歌》。这是一个歌舞节目，表现的是一群藏族姑娘为解放军洗衣服的故事，生动反映了军民一家亲的主题。该节目自1964年创作以来，几乎年年在边防部队巡演，官兵百看不厌。这次演出，自然少不了这个保留节目。

随着熟悉的旋律响起，7名舞蹈演员伴着悠扬歌声，踏着欢快的舞步出场了。云雾紫绕中，姑娘们宛如一群仙女，从云端翩翩而降。

老马的板凳

■崔浩浩

一个热身，不叫苦不喊累。

我暗自盘算，觉得这拨新兵里出了个好苗子。

一天熄灯后，老马敲开我所在房间的们，支支吾吾要请病假。我以为他站哨受了风寒，没多想就同意了。第二天，他又来了，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说辞。

我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他是不是想“泡病号”逃避训练？

次日一早，我通知全体新兵：组织武装5公里测试。说话时，我特意看了老马一眼。他脸上没什么表情，波澜不惊。

测试开始，老马一路领先，第一个冲过终点。可结束后，我发现他走路姿势不对劲，像是受了伤。我问他，他只回了一句“没事”。回到连队，他的步子还是那样。晚上我再去追问，半天他才蹦出两个字：“腿疼。”

“腿疼也分个三六九等，把裤腿撩起来。”

他没动。“撩起来。”我语气重了。他慢慢卷起裤腿，腿上一片外伤，红肿得厉害，显然是长时间摩擦所致。我心里一紧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他低着头，半天才说，先前被蚊虫叮咬，挠破了皮，加上这些天训练强度大，反复摩擦，就成了这样。

“为什么不早报告？”

他抬起头：“马上就要考核了，训练任务这么重，我想着咬咬牙就挺过去了。”说完又拍着胸脯向我保证，“班副，我肯定能很快好起来，考核时还要冲好名次。”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眼前总浮现他拍着胸脯说“还要冲好名次”的样子。我以前以为他在偷懒、耍小聪明，可他只是忍着疼，一声不吭地跑完了我安排的每一次训练。

后来，老马和我一直在同一个连队。他从新兵变成了老兵，去了新的岗

官兵很快注意到，她们竟然身着单薄的藏式裙衫，打着赤脚在跳舞。尽管大家知道，这是艺术的需要，可这里是雪山之巅、极寒之地，照此跳下去会冻坏身体。只见哨长迅速脱下大衣，冲上去铺在舞台上。接着，其他官兵也行动起来。1件、2件、3件……仅1分多钟时间，一件件大衣就铺在了姑娘们脚下。

音乐重启，姑娘们踩着带着官兵体温的大衣起舞，心中泛起波澜。甩袖、踢踏、勾手、旋转……优美的舞姿，欢快的节奏，使官兵陶醉在其中。

正当大家看到兴头上，突然“扑通”一声响，队员张瑜昏倒在舞台上。站在舞台边的男队员立即冲上去，把她扶下床，用事先准备好的氧气和药品紧急施救。

目睹这一幕，官兵的心揪紧了，都希望演出停下来。可旋律没有停，歌舞在继续，场上的姑娘们仍从容地进行着表演。

节目演到一半，同样惊心的一幕再次出现，队员李雪梅一头栽倒在地，双目紧闭，脸色煞白。文工团的同志按照先前的方法，将她快速救下场吸氧、服药，而剩下5名姑娘的舞步丝毫没乱。

“别跳了！”哨长恳求道。

“停下吧，别再跳了！”其他官兵也请求道。

坚持！坚持！5位姑娘默默告诉自己：不能停，必须让官兵把这个节目看完整！

此时，雪花在飞舞，歌声在飞扬，姑娘们面带微笑，纵情地载歌载舞。而观众席上的官兵早已泪眼蒙眬。他们一边擦着眼泪，一边使劲鼓掌，掌声伴着乐声飞上云霄。

节目在欢快的节奏中落幕。乐声一停，官兵立即奔向舞台，有的为姑娘们披大衣，有的递上氧气瓶，有的端来热开水，以表达关切、赞叹和感激之情。两名昏倒的队员已经苏醒。看到她俩嘴唇由白变红，脸上有了血色，眼神里也有了光泽，大家这才舒了一口气。

哨长动情地说：“你们这是在世界最高舞台跳的一支舞，是心灵之舞、生命之舞啊！查果拉官兵会永远记住这一天，永远记住你们！”

演出结束，到了该告别的时候了。演员们再次与哨所官兵紧紧握手，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。下山途中，他们频频转身向哨所方向挥手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

哨所官兵站在风雪中，举起右手，向演出队庄严行礼。随后，他们亮开嗓门，唱响查果拉哨所的“哨歌”——军旅诗人、“老西藏”杨星火作词的歌曲《鲜花献给查果拉》：“金色的草原开满鲜花/云彩上面有个查果拉/查果拉山高风大/自古山上无人家/军人为祖国守边卡/云彩上面把根扎……山歌献给解放军/鲜花献给查果拉。”

这歌声，既是为文工团的同志送行，也表达了哨所官兵戍边卫国的坚定决心。歌声随风而传，在雪山之间久久回荡。

见 证（组诗）

■胡金华

井冈山的南瓜

红米饭，南瓜汤
耳边总有井冈山红歌的风
鼻尖总有根据地泥土的芬芳
小小的南瓜，滋养的
不只是一代人、一个时代

南瓜藤爬过的荒凉石岩
红军走过乱石丛生的野径
南瓜汤喂过的战士
从来不惧狂风暴雨
南瓜籽播种的热土
年年结出饱满丰硕的果实

吃红米饭、南瓜汤长大的军队
永远不会改变自己的本色

草地野花

清风吹过茫茫草地
数万朵花儿静静地盛开
金莲花灿烂如夕阳
龙胆花把深蓝，轻轻抛向天空
粉白的珠芽蓼，轻轻摇曳着白云

曾经
若尔盖草原渗出黑水白水
红军的血和泪汇集
行路难
沼泽地的花草覆盖着陷阱
干粮耗尽
战士的生命寄托于漫野
有人俯身，以身尝遍百草千花

边关温暖

■俞 凌

卷起裤腿，露出肿胀的膝部。听说，他新婚不久便归队，平日里只能通过视频与妻子相见。

我轻声问：“想家了吧？”他眼眶微红，却挺直腰杆：“想，但这里是国门，总要有个人守。”

一次，我随医院的专家医疗队赴某哨所巡诊。哨所官兵人数不多，我们需要骑马穿越险途，才能抵达任务点位。交谈中我得知，他们大多来自繁华都市，入伍时却主动申请来到艰苦边陲。与我同行的陆军第949医院的战友们，已是多次加入专家医疗队。当走进基层与边远哨所点位，他们同样是远离家乡和亲人，默默奉献在祖国边疆。

感受着他们在艰苦环境中的坚守，听着他们平静讲述对家人的亏欠……我的心总像被什么紧紧攥住。我敬佩他们无怨无悔的选择和心中滚烫的忠诚。

阿勒泰牧区地广人稀，每一次巡诊都是真正的长途跋涉。有一次深入草原，我遇见一位患病的哈萨克族老阿妈。因语言不通加之路途遥远，她的病情已延误许久。随行的哈萨克族女护士俯身在她耳边，一字一句地用民族语言耐心解释治疗方案。最终，我们顺利为她完成了微创手术。老阿妈紧紧握

着我们的手，用生涩的汉语不停念叨着：“谢谢，谢谢……”

不久后，老阿妈的家人特意从百里外赶来，带给我两件小礼物。其中一件，是绣工精美、色彩明艳的手帕。他们告诉我，在哈萨克族传统中，牧民会向治愈疾病的医生赠送一块彩线绣制的手帕表达心意与纪念。更令我动容的是，老人得知我的军医身份后，特意叮嘱家人，在手帕上绣上象征高洁坚韧的雪莲花和守护边疆的哨楼图案。

另一件礼物，是一副厚厚的羊绒鞋垫。它出自老阿妈的女儿，一位可敬的“兵妈妈”之手。她亲手剪下羊绒，一针一线细密地纳成鞋垫。她拉着我的手，指着鞋垫示意我：这能在冰天雪地里让脚暖和。捧着这副鞋垫，一股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。

几番推辞之后，不忍拂了老人的一片心意，我才收下，并回赠了一些生活用品。这两件礼物，承载着牧民将子弟兵视作亲人的滚烫心意。这让我心中的信念更加清晰：我们守护的，何止是军民的健康，更是血脉相连的民族情谊。

代职时光已近尾声，我在心中许下誓言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要为官兵与群众带去更多的温暖、悉心守护他们的健康。



雪线（纸本水彩）

白露洋作

拿命分辩，哪一种可以果腹
每一株草、每一朵花、每一滴水
或许都记得
记得一双双草鞋踏过的温暖
记得一张张消瘦却有阳光的脸

映山红

映山红开在山崖
血红血红
茅坪的老井冈人告诉我
红旗飘荡在井冈山每一座山岗
每次战斗，军号劲吹
怒放的映山红如枪对天长鸣

我们这一代
儿时追“潘冬子”手捧着映山红
少年爱看《井冈山杜鹃似火》
但什么都抵不上真实的井冈山
什么也抵不上生长在
山花烂漫的时代

会 师（外一首）

■兰 政

三支队伍
来自三个方向
在同一片土地会合

旗与旗握手
枪与枪敬礼
草鞋与草鞋
交换了走过的里程数

黄土高原上
从此融进了
新的血液
旗帜上
是永远不会褪色的
鲜红

火 种

那些走完的
和没有走完的

都在同一条路上
种下了同一种温度
山雪融了又白
草原枯了又青
而铁索桥
还在那里横着
成为历史的见证

每一代人
都有自己的长征
都要翻自己的雪山
渡自己的河

火种不在博物馆里
火种在
每一个
抬脚运行的
路口

山 行

■陈海强

此刻，潜藏的愿望
被瞬间激发出来
我梦中的吹响连营
沿山麓铺展开来
军号声萦绕于晨昏
训练场高温依旧
沉甸甸的小水壶啊
咣当咣当拍打着髋部
我们就这样一步步
向着群峰纵深处走去
远处的阵地炮火连天
如霹雳，如雷鸣
云端落下朗日晴空

